



赵志忠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史

王佑夫 艾光辉 李 沛 著

文学批评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赵志忠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史

王佑夫 艾光辉 李 沛 著

文学批评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文学批评卷/赵志忠主编; 王佑夫, 艾光辉, 李沛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911-0

I. ①中… II. ①赵…②王…③艾…④李…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②少数民族文学—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I207.9②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5910 号

责任编辑 李 俊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0 千字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插页 1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911-0
定 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总 序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学既包括汉族文学,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离开了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文学是不完整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文学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其综合与比较研究更是刚刚开始。

为了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与研究,我们组织了一批国内专家学者,历时八年,共同完成了这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这套丛书由五部专著组成,分别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小说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散文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戏剧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批评卷》。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和价值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填补空白之作。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套类似的丛书出版。其中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文学批评史更是首次面世。本丛书将填补此项研究的空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将从史的角度去论述不同时代产生的作家与作品,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同时,还注意到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出现的文学现象与思潮,并且阐述这些作家及作品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阐述与评价在以往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

二、以作家文学为主。在民间文学领域里,少数民族创作了大量的神话、英雄史诗、民间叙事诗等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更是享誉世界。但人们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了解得并不多,此套丛书恰恰以作家文学为主,向人们展示从古至今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李直夫、杨景贤、萨都刺、耶律楚材、李贽、纳兰性德、曹雪芹、文康、顾太清以及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舒群、颜一烟、牛汉、李準、柯岩、玛拉沁夫、晓雪、霍达、张承志、乌热尔图、阿来等一大批作家,与同时代的汉族作家一起登上了中国文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些人甚至代表了所处时代文学的高峰。虽然从整体上看,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汉族作家文学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些作家及其作品仍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注重综合与比较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初算起的话,已经走过了 50 多年的历程。在过去的研究中,一方面注重文学的搜集、整理,一方面开始了每个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编写。时至今日,50 多年过去了,大多数民族已经基本上弄清了自己的文学面貌,并且编写出了自己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进一步的综合与比较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已经势在必行。所谓民族文学的综合研究,就是指将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以区别单一民族的文学研究。当然这种综合研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文学研究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一个民族的文学研究,也就没有综合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或者说“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包括了两层含义:对内是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对外是中国周边国家文学以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神话学、史诗学、叙事诗学,以及小说体系、戏剧体系、文学批评体系。本套丛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的。把 55 个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分成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文学批评进行研究,以突出其综合研究特点。尽管比较的成分不多,理论体系也没有完全建立,但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相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并且将这种研究引向更高的层次,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将走向一个新的台阶。

赵 志 忠

2011 年 10 月 10 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口头文学理论批评	26
第一节 口头文学理论批评主要内容	27
第二节 口头文学理论批评基本特征	39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唐	43
第一节 彝族诗歌理论批评	45
第二节 鲜卑、匈奴、突厥等后裔诗文理论批评	55
第三章 辽—元	71
第一节 彝族诗歌理论批评	73
第二节 拓跋氏诗文理论批评	83
第三节 色目人等诗文理论批评	100
第四章 明—近代(一)	108
第一节 维吾尔族诗歌理论批评	110
第二节 回族诗文小说理论批评	126
第三节 藏族、傣族诗歌理论批评	154
第四节 白族、壮族诗文理论批评	167
第五节 土家、纳西、布依族诗歌理论批评	183
第五章 明—近代(二)	197
第一节 满族诗文小说等理论批评	199

第二节 蒙古族双语文学理论批评	264
第六章 现、当代	282
第一节 20 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轨迹及特点	282
第二节 现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理论批评	293
第三节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多维探索	322
主要参考文献	345

绪 论

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史,是由生活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几乎无人检视这部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篇章: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本来是由汉族文论和少数民族文论共同构成的中国文论,实际上却成了汉族(或者说汉语)文论的同义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终于有拓荒者陆续走进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用默默地耕耘,去换取思想的果实,然而,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少数民族文论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免不了存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少数民族文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是怎样发展的?其前景如何?本书开端就这些问题做个简要回答。

—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开始便是由生产决定的。”^①任何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也都是由该民族文学生产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无论是哪个民族,人们创造文学的最初动因,是通过文学去表达各种认识感受,人类在无意识中又创造了一个召唤自己去探索的艺术世界。文学存在的重要条件之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3页。

一是被广大的读者或听众接受。读者或听众的接受过程,不是一个单向的、机械地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能动地信息交流过程。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必然会生发出种种或强或弱、或隐或显、或深或浅、或肯定或否定、或简单或繁杂的感受和认识。这些感受和认识被传达出来,有的毫无反响或反响甚微,于是转瞬即逝;有的却引起人们的共鸣,成为人们的共识,于是得以更广的持久的传播,并逐渐积淀、升华、演化为文学理论。因而,伴随着文学创作的产生和发展,又有了文学理论的出世和成长。文学理论实际上就是人类对文学的沉思,是人们对于自己面对文学的世界而提出的一系列命题所作出的回答。还可以这么说,文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召唤文学理论的诞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总是在相互激发、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的。

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汉族文学是它的主干,各少数民族文学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我国各少数民族创作了浩如烟海、形态各异的文学作品,诗歌、小说、史诗、散文、戏曲文学、民间文学,种类相当齐全,而且在某些领域,占据着中国文学史的核心地位。譬如史诗,建国至今,“彝族发掘出版的创世纪史诗、长篇抒情诗、叙事诗似乎是最多的,发表最早,作品分布的地区也很广”。“彝族产生了这么丰富动人的长诗短歌,能够没有诗论、文论吗?”^①不仅彝族,对整个少数民族我们都可以发出这样的疑问。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拥有文学创作历史的民族,会在理论上留下一片空白。这样一个推理在理论上人们也许不难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论特殊的存在形态。这个问题解决了,人们就不会对大量的少数民族文论遗产视而不见,就能发现一个个具有广阔开拓前景的理论的矿脉。

^① 贾芝撰《序〈彝族诗文论〉》,康健、王子尧、王冶新、何积全翻译整理《彝族诗文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降,文论家们一直坚守着一个牢固的信念:文学如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结构,因而文学理论必须立足于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分析性、思辨性。体系完整、概念周全的理论著作的产生,往往被视为某一学科或某一学派得以确立的标志。与西方文论家不同,我国汉族文论家,历来重经验实感的形象描述,往往点到即止,不作详尽的阐发,表现形态多是随笔式的诗话、词话、曲话及短小零散的序、跋、注、疏、评点、回批等。如果我们用西方文论的存在形式为范型去寻找少数民族文论,那么,所得势必很有限。同样,用汉族文论的存在形式为范型去寻找少数民族文论,所得亦不全面。因为许多少数民族文论家,在表述自己文学见解的时候,选择了一些特殊的形式,它不仅有别于西方文论,而且与汉族文论也不尽相同。比如在少数民族文化中,长期存在一种“学科融合”的现象。在许多理论著作中,包容着多学科的内容,它们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岩峰在论及傣族文学理论时指出,由于傣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保持着原始的联系性,物质生产的知识和精神生产的知识并未分离,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西方人习惯于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单元不同,傣族人民更习惯于把人类知识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观念造成了傣族人民特殊的多元混合型的知识结构。这就使得傣族历史、哲学等著作中包含着文论见解,而文论往往包容着历史、哲学等学科知识。^① 彝族古代的“大君师”举奢哲,一生扮演着多种角色,他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文论家,又兼通音乐和工艺美术。他的名著《彝族诗文论》,不仅谈论了文学创作,而且还谈论了历史和医学的

^① 岩峰撰《傣族文学理论与傣族文学作品》,《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2期。

写作以及工艺制作。这种情况在汉族文论中虽有存在,但基本上只限于哲学与历史著作。这就告诉我们,探寻少数民族文论,必须突破西方和汉族文论的视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搜罗钩沉。

少数民族文论与西方文论和汉族文论,在存在形式方面,另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许多理论思想都寄寓在口头文学之中。实际上,任何民族都有口头文学;自从有了文学,就开始有了说明文学现象的言论和观点。在书面文论出现之前,它们往往寄寓口头文学之中。我国第一部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口头文学的记录,其中就包含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美”、“刺”见解。后来,由于汉民族文化的迅速发展,书面文学理论日益发达,口头文论便降为次要地位,并逐渐从汉民族文论史中隐去;即使人们还可以从民间或典籍中搜寻到部分口头文论资料,也由于它们从整体上来说,已无法在博大精深的书面文论面前显示出思想的独创性和新颖性而丧失了文论史上的重要位置。相反,对于一些历史进程较为缓慢的民族来说,书面文论往往处于起步阶段,甚至还没有书面文论;即使那些已有的书面文论,严格说来,也还是用文字记录的口头文论而已,因而,在这些民族的文论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口头文论。这些口头文论,有的比较系统,具有初步的“论著”形态,如傣族老赞哈歌手讲授傣族文学的口头讲义,但更大量的文学见解,则散布于传说、故事、歌谣、谚语、格言等各种体式的口头文学作品中。这些口头文论,是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也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可缺少的钥匙。因而,我们不能用看待汉族口头文论的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口头文论。少数民族口头文论在少数民族文论中的分量,远远大于汉族口头文论在汉族文论中的分量。

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必须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以此同其他学科相区别。汉族文论和少数民族文论的区别,主要不在于文

论的民族归属,而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人类所提出的所有文学命题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任何一个文学理论体系,都必须首先面对这一命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人们一般认为,西方文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倾向于摹仿论,汉族文论倾向于表现论,由此形成了两个文论体系基本的分水岭。那么,在中国文论内部,汉族文论与少数民族文论的基本区别又在什么地方呢?整体观之,它们都倾向于表现论,认为文学是情志的表现,但是它们又有不同的一面。汉族文论多是从情与理的关系来考察文艺的本质属性,强调情与理的统一,而且它所主张的情感始终被束缚在封建道德的范围之内。《诗大序》提出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权威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封建时代的汉族文学创作。当我们以汉族文论这一特点为参照去审视少数民族文论的时候,它们的相异性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视野里了。诚然,在少数民族中,也有部分以汉语写作的文论家,在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上,自觉与汉族文论靠近,但总的来看,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在阐述情感表现的时候,并不过分强调“情”与“理”的联系。他们并不认为文学所表现的“情”都必须受到政治伦理的规范;相反,他们强调的是情感的原生性和自在性,认为文学应当是人类纯真性情的表现。在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上,少数民族文论还呈现出汉族文论所少有的思想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傣族文论家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中,提出了摹仿说的观点,认为文艺是对自然的摹仿,是自然开启了人类文艺创作的潜能。同时他又认识到文学的表现性质,意识到摹仿与表现的相关性和统一性。这就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与汉族文论不同的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主要是一部诗歌史;一部中国古代文论史,也主要是一部诗歌理论批评史。无论汉族,

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汉族诗歌,以抒情诗为主体,汉族诗论,也主要是抒情诗论。从开山纲领“诗言志”立说,到陆机《文赋》倡“诗缘情”,后之锺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直至王国维《人间词话》,数以千计的诗论著作,专注在抒情诗的海洋中探宝揽胜,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抒情诗歌理论。汉族叙事诗创作薄弱,堪称长篇史诗者至今未曾发现。汉族民间虽有口头叙事长诗,但数量很少,且远不足以动摇抒情诗在诗史上的霸主地位。面对这样的创作实践,汉族诗论家们,虽有探索之功,却没有驰骋思维的广阔天地。汉族叙事诗创作的贫乏,决定了汉族叙事诗理论的贫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少数民族叙事诗创作的异常繁荣。在这样特殊的文学沃土之上,产生了丰富的叙事诗诗歌理论,并构成了独立的系统。这些理论既大量散见于作品本身的诗序、诗尾及单篇文字,也存在于一些民族流传下来的文论专著之中。已经翻译出版的《论傣族诗歌》、《彝族诗文论》、《论彝族诗歌》及《论彝诗体例》等,无疑都是它的代表作。在这些各种形态的文论中,少数民族文论家们,不仅认识到叙事诗具有诗歌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叙事诗创作的特殊规律也有充分的认识。

文学的本质问题,是文学理论的核心课题,诗歌是中国文论核心的研究对象,仅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坚实的结论:少数民族文论学科,拥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由于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无论在经济和文化上,它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人们习惯上总是把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集合体而与汉族并举。当我们讨论少数民族文论知识体系的时候,首先也是着眼于各少数民族文论集合的知识体系。

我们看到,几乎在文学理论的所有领域,少数民族文论家们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许多独到的思想。如前所述,在对文

学本质的理解上,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强调表情的真挚性和原生性,而且认识到文学摹仿的本质及其与表现的本质相统一的一面。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少数民族文论家们不仅指出了文学辅助政治、道德教化和美感愉悦作用,而且更强调文学传播知识、启人心智、为民众“引路”的作用。在对创作规律的探索上,他们强调灵感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关于叙事文学中人物塑造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问题、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问题等课题的思考,有着卓越的建树。关于文学的起源问题,少数民族文论家的见解,表现出少见的思想的丰富性,他们认为文学的起源与摹仿、与劳动、与宗教、与人类语言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文学的发展问题,少数民族文论家们,不仅认识到文学的发展受到外部和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强烈地意识到本民族文学是整个中华文学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学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不是与其他民族的文学隔绝的封闭的艺术王国,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关于诗歌创作,少数民族文论家们,不仅建构了比较完备的叙事诗理论,而且从各自民族诗歌的实际出发,对诗歌的类型和格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另外,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十分关注文学翻译问题,在翻译的功能、翻译家的修养、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文体风格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深度的见解,成为少数民族文论中一个特色鲜明的组成部分。总之,在整个文学理论的田野上,少数民族文论家都留下了他们耕耘的足迹,把他们的思想见解集结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完整的知识体系。

当然,我们所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论是个集合概念,它包括了除汉族以外的所有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民族文学资料发掘工作的不平衡性,不同民族文论的实际状况相差很大。有的民族的文论,只是一些

零零散散的片言只语,缺乏系统性;而有的民族的文论,却已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彝族。彝族文论用来作为理论符号的许多概念,诸如骨、肉、血、风、主、体、根、影、平、扣、连、对、立、惊、采、神、色,等等,与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文论和汉族文论的概念术语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去甚远。而在这众多的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主”。它是彝族文论的理论母题,它与其他许多概念如干、体、题、骨、景、韵、根、影等相组合,便派生出新概念,如主干、主体、主题、主骨等。由此可见,彝族文论体系有着独具的特色。少数民族文论独特的理论体系,正体现了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对文学特殊的思考和认识。它有别于汉族文论,自然也就不能被汉族文论所替代和包容。它们与汉族文论并存,才充分体现了中国文论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完整性。

二

综上所述,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完全具备一门独立学科所必须具备的三大条件,即具有社会实践的基础、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当然,这些条件只是一门学科形成的基础,或者说是一种可能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人们有意识地主观建设,才能使可能变为现实。中国少数民族文论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大致上可以以1992年为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0年到1991年,这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文论学科的初创时期。对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是这个时期研究工作的主旋律;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为学科的建立奠定基础的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论,虽然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但是,它却在研究者们视野之外沉睡了千百年,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

们才开始涉足那片丰饶的原野。1980年11月5日,郭绍虞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他以前瞻性的眼光,向研究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向学术界传递了一个令人欣悦的信息:“兄弟民族的文艺理论也有所发现。”从而敲响了向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领域进军的锣鼓,使学术界猛然意识到还有一大片长期被忽视的文论的原野等待着人们去开发。郭绍虞先生的呼吁,很快便得到回应,一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及汉族研究者率先迈进了那片宽广的天地。尽管筚路蓝缕,困难重重,还是很快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收获。1981年出版的《论傣族诗歌》^①,这部据考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文论专著,对文学,尤其是诗歌作了多角度的思考和阐述,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是少数民族文论宝库中的珍品,也是傣族人民对中国古代文论史的重要贡献。这是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因而引起了研究界的关注。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人们了解傣族的文学思想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也使人们对少数民族文论宝库开掘前景的乐观猜测和推想得到了初步的印证,给有志于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者们以有力的激励和鼓舞。在《论傣族诗歌》问世的同一年出版的《蒙古族文论选(1721—1945)》^②,这是第一本少数民族族别文论选,无疑具有重要价值。1985年又出版了《蒙古文论精粹》^③,可惜至今未见两书汉译本出版,是个遗憾。在这之后,1987年,《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

① 枯巴勒著,岩温扁搜集翻译《论傣族诗歌》,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② 巴·格日勒图编《蒙古族文论选(1721—1945)》(蒙文),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1年。

③ 巴·格日勒图编《蒙古文论精粹》(蒙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